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花一样的村谣

HUA YIYANG DE CUNYAO

王勇英◎著



YZLI 0890099947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花一样的村谣

HUA YIYANG DE CUNYAO

王勇英◎著



YZLI 0890099947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一样的村谣/王勇英著.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6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ISBN 978-7-5395-4065-8

I. ①花…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424 号

花一样的村谣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作者:王勇英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邮编:350001)

经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开本:700×920 毫米 1/16

字数:125 千字

印张:10.75 插页:2

印数:1—10150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5-4065-8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在你的成长道路上会遇到很多老师，他们传授你知识，引领你成长，他们为你默默付出很多，那份良苦用心，也许终有一天你会知道，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这是以博白客家村谣（童谣）为背景所写的小说。小说中所有的村谣完全保留当地方言南音特色，每首村谣都附有注释。建议阅读过程中细读这些村谣，以便能更好地品味小说特色。希望大家能细细品读，感受布包老师所说的：“像花一样美的村谣。”相信你会喜欢这个痴迷村谣的布包老师，喜欢那个神秘的守山人，更会喜欢弄泥这帮土生土长的山村孩童。



目 录

- 1 花一样的村谣
- 30 要多美就有多美
- 45 五月纸鸢
- 64 关于他们的传奇
- 82 神秘的歌声
- 105 山谷里的悲伤
- 124 记事
- 126 寂寞的五月
- 127 歌声飞上天
- 161 后记

花一样的村谣

天上，大雁飞过。

地上，孩童们仰望。

牛握牛握——

竹高竹高——

村里孩子的喊声像歌声一样从这村和那村响起，飞扬起来。很快村村之间的喊声渐渐连接起来，飘到天上与大雁齐飞。

大车方言中的牛握是一种架在牛脖子上的弯弯的用来拖铁犁或铁耙的农具；竹高是乡下晾晒衣服的竹竿。牛握和竹高是孩子们见到大雁时最喜欢喊的。地上的孩子们在喊，天上的大雁们仿佛能听懂他们的口令，时而排成弯弯的弧形像牛握，时而排成长长的一行，形状像竹竿。

秋初，成群大雁从天空飞过，北雁南飞；冬末，成群大雁从天空飞过，南雁北归。不管大雁是南来还是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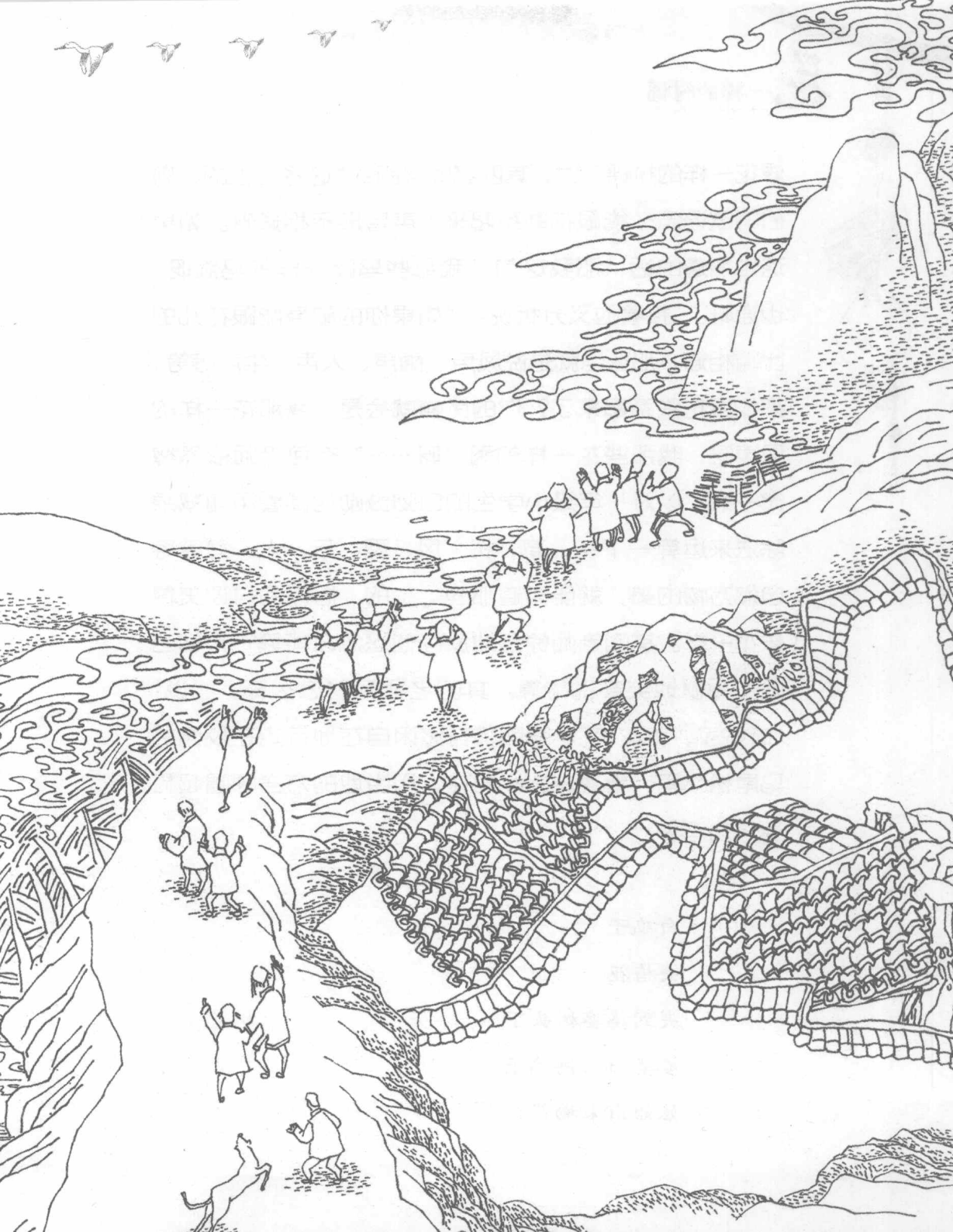
花
一
样
的
村
谣



归，弄泥、沙蛭、天骨、三妞、风尾、亚蛇、阿叨、乳渣、朱天琴这些孩子都很喜欢看它们。每当有雁群出现，他们就会欢呼着齐声朝着天喊，好像雁群能带上他们一起远飞，一直飞到远远的不知晓的地方。远方对于他们这帮生活在乡村的孩子来说是神秘而充满吸引力的。

布包老师迎着风，眯着眼细细（认真）地听着。他喜欢听村孩们这种稚嫩的声音，喜欢听他们用这种稚嫩的声音喊大雁，唱村谣。他觉得孩子的声音像深山溪流的水声那般清亮悦耳，像密林中的微风那般轻柔还带着清凉，像空谷中纯净的回音那般迷幻。

布包老师痴迷于村孩们唱的村谣。“我那些像花一样的村谣”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有几个老师也对布包老师的这句话表示质疑。他们议论说大车的村谣也就是童谣，童谣也就是儿歌，儿歌是唱的。有声的歌谣怎么会像花一样呢？这种比喻实在让人费解。其四老师专门找布包老师讨教，说这些土土的、俗俗的村谣，比喻只能跟声音联系起来，怎么可能跟花联系起来呢？歌声用花比喻，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布包老师却说能就是能，让他好好去悟。其四老师想了很久还是悟不透其中道理。其四老师是执著的，即使悟不透，他依然还向布包老师讨教。这次，当布包老师再次微笑着说“我那些





花一样的村谣

HUA YIYANG DE CUNYAO

像花一样的村谣”时，其四老师又问：“这些土土的、俗俗的歌谣怎么能跟花联系起来？声与形不相通呀。如果这也能通的话，那我这句‘我那些马嘴一样的马脸呀’也通呀。”接着他又分析说：“如果你的歌声能跟花儿的比喻相通，那么也就是说风声、雨声、人声、牛声等等，都能跟花联系起来了？你的比喻就会是：我那花一样的风声呀；我那些花一样的雨声呀……”布包老师依然微微一笑，以对一年级小学生的口吻鼓励他试着用加减乘除法来运算一下花、草、树、风、雨、云、人、狗等等自然万物的美，就能知道那些土土的、俗俗的村谣美得像花一样。其四老师惊愕地反问他这怎么能算？布包老师却神秘地笑笑说能算。其四老师问他怎么算。他说：“听好了，就能算。”随即转身悠闲自在地行走在校园的马尾松林里，看着流水和村庄，用当地的方言哼唱起村谣《白鸡子》^①：

白鸡子

夹梅花

夹到婆婆树头下

婆婆出来供鸡子

姐姐出来拗茶花

拗枝红花姐姐插
拗枝白花做石榴
石榴树上一瓮油
分姐分妹搽头发
头发搽得溜溜光
田头田尾栽洋姜
洋姜女子要嫁妆
七担瓮
八担箱
开開箱
好文章
开开瓮
香喷喷

在布包老师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一幅极具大车农家风情的阿娘儿出嫁的画面。这种美，其四老师无法用加减乘除来运算。布包老师独自沉醉在这种用方言唱出来的故事中，沉醉在这美丽的乡土画面中。

布包老师感谢大车的先祖，是他们把乡村阿娘儿出嫁的故事编成村谣传唱至今，那种乡土淳朴的习俗，比如：嫁娶、呀哈儿^②的出生满月、丧葬、坟场、屋居、风

花一样的村谣



水等；农务琐事，比如：耕种、节气等，都用村谣来描述，表达出其中的热闹、感动、哲理、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活的辛酸苦甜等等。在布包老师看来，村谣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民间“史记”。先祖们以简单质朴的村谣代替文字传唱下来，这是先祖们在不盛文墨、不通书写的落后时代凝聚的智慧。这份智慧历经几千年的积淀之后如花一样绽放在哼唱人的歌喉中，绽放在村落里，绽放在田野上。那些智慧之花无论绽放何处都会像种子一样发芽、吐绿、生长、开花，然后花又生花，花又继续绽放……如此村谣，谁还能说村谣不是花呢？只是，布包老师的这番领悟又有几人能懂？

布包老师在河边哼唱歌谣的时候，他的女儿朱天琴和那个全大车最顽劣的女孩弄泥正趴在草地上看着他。那条名字叫菜条的狗和那条叫箩筐的狗和她们趴在一起。在大车，知道弄泥的人都知道菜条是弄泥养的狗。箩筐是朱天琴的狗，没什么名气，只算是默默无闻的一条土狗。

弄泥和朱天琴她们经常趴在学校附近的河岸上听着布包老师唱村谣。这片草地每年翻一次土种麻，麻长大了砍收以后，地就任由野草疯长。草的生长能力是强大的，只要一场雨过后你就能看到草的芽尖冒出，不几天

工夫那些草就把这片地盖得严严实实。草地还保留着种麻时微微隆起的田垅。现在弄泥和朱天琴还有两条狗趴在这里，入神地听布包老师唱的村谣。

其四老师家在六一唐村，吃住是回家的，他在学校有一间屋既当办公室也当卧室。这会儿，他把门关上，只是扣上门并没有锁，有布包老师在这他很放心。他走到空地上看看布包老师，又看看弄泥和朱天琴，大声问她们俩听着那村谣能否感觉到那歌像花一样？弄泥和朱天琴嘻嘻哈哈地笑起来，没有回答。菜条和箩筐很热情地跳起来朝其四老师叫。其四老师瞪了它们一眼，喝骂起来：“趴下！我又没跟你们讲话！”菜条和箩筐老老实实地趴下来。

弄泥和朱天琴托着腮帮，继续听布包老师唱村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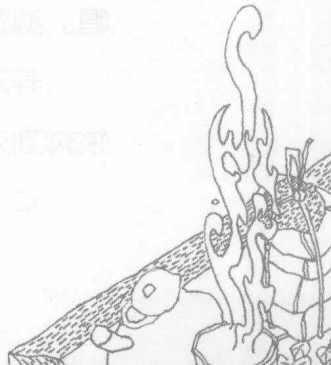
天骨的鹅群从河上头顺水游来，亚蛇的大鹅也在后面跟着。亚蛇的大鹅比较活泼，它伸长脖子大声地叫着：鹅鹅鹅——

布包老师看到鹅群，来了兴致，大声对着鹅唱起课本中骆宾王的诗《咏鹅》：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花
一
样
的
村
谣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

布包老师很喜欢这首诗，他朗读这首诗的方式和别的老师不一样，他不是朗读，而是读唱，用客家山歌那样的调来读唱。学校周围是田野，随时可见一些鸡、鸭、鹅，只要见到鹅，布包老师就会读唱《咏鹅》。他每天都会用方言读唱几遍。因为他的独特嗜好，全校的学生经常跟着他读唱《咏鹅》。学校每天早读、午读的时候都要读唱三遍《咏鹅》。下午上课前为了让学生们提神，午课前由文娱委员领唱四到五首歌、古诗或村谣。布包老师强行定下《咏鹅》是全校各班必唱的古诗，所以《咏鹅》就成为大车最著名的儿歌。不仅学生们会唱，就连它铺街，周边几个村子的人都会唱。每当布包老师读唱这首诗，人们都忍不住跟着哼个调调。

赶鹅群回家的天骨和跟着大鹅走的亚蛇听到布包老师唱《咏鹅》，也挥动着竹鞭儿抽打着流水，跟着大声读唱。鹅群也跟着叫得更欢。

弄泥和朱天琴听到天骨和亚蛇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奔到河边，跳着大声哼唱。

菜条和箩筐也跳来跳去，不时发出几声极不协调的

叫声。

布包老师、弄泥和朱天琴在河岸上唱，天骨、亚蛇在河对岸唱，鹅叫声和狗叫声掺杂着。

有些村孩远远听到了，也从别处跟着唱。

从河边经过的人们微笑着看看他们，不时也和上一两声。

鹅群很快上岸，天骨和亚蛇赶着它们从河滩对岸那片竹林边上的小路回村。鹅叫声和他们的歌声渐渐隐没在竹林中。远远的村落里很快响起了别的歌谣声。

布包老师停下来了，目光越过竹林，落在那一排排黑色瓦顶的房屋，陶醉在被风送来的村谣声中。

弄泥和朱天琴又听到他常常说的那句话：听呀，我那些像花一样的村谣！

弄泥和朱天琴也努力着想把歌谣幻想成山野盛开的花，比如臭草花，比如三月波花^③，比如稔花^④，比如暴牙朗花^⑤，比如扫把花，比如杨梅花，比如李花，比如桃花，比如桔子花……

可是无论她们怎么想，花还是花，歌还是歌。

布包老师点了点她们俩的脑袋说：“难以想象吧，因为你们还没有从心底爱这些村谣，还不能从心底理解它的美，还没有发自内心地去爱这村庄的一草一木，等你

花一样的村谣



们懂得去珍爱这些东西时，就能懂每一首村谣都像花那么美好。”

弄泥和朱天琴听了他这番话，觉得更难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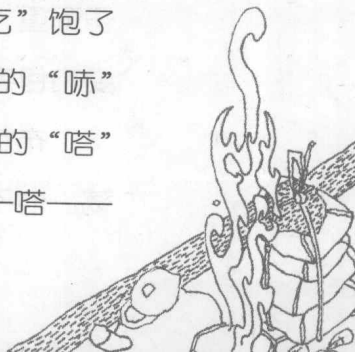
布包老师看看周边的村庄，已是炊烟渐起。该是做夜^⑥时分。

朱天琴先带狗回村，她和她阿妈还要送夜饭给布包老师。布包老师经常吃得晚，也吃得很少，因为他很瘦，饭菜只要猫食那么一点儿就够了。

关于布包老师的瘦，有必要说说，他瘦得实在是太有型了，在大车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么瘦的。布包老师的脸和脖子之间像一条线顺滑下来，身子像削得很细直的一条小木棍，整个人长得细细的。他脸上的肉只有一点点，皮多过肉。他生气时呲嘴骂学生或开心大笑时，整张脸的皮拉起来，嘴巴显得特别大，快占了整张脸的三分之二。他的头小，头发却不少，而且特别硬，不过有些干枯灰白，就像长在岩石上的一朵茅草，很有傲气地在脑袋顶上站立着。他虽然瘦，却因为有这朵茅草般的头发而显得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布包老师因为太瘦，衣裳要到它铺十七娘的车衣铺去特别量身定做。尽管是特别定做，但是衣服穿到他身上还是显宽，只要有风吹，

衣服就会鼓起一个大大的包。他的腰太小，用土话来说就是“一捏儿”的腰，意思是只要用拇指和食指就能完全捏住他的腰。布包老师那“一捏儿”的腰很难穿好皮带裤，只能像小孩子那样穿有松紧带裤头的收缩裤。他的腿因为太细，裤筒就显得过宽，风稍大些的时候会把那两只裤筒吹得扑扑响，一眼看去空空的，好像那里面没有腿脚。他的脚板很小很小，而且还显着突突的青筋。长着这么一双瘦脚板的布包老师偏偏又独爱穿木屐，这样他的脚板就完全暴露出来，像一块树皮，让人担心他的木屐随时会落脱。有人好意劝布包老师穿布鞋可能会好些，可他还是执意要穿木屐。大车这个地方空气湿润，冬春之间的回暖时间漫长，空气充满水汽，到处都很潮，穿布鞋或胶鞋，脚板会有潮气，容易有脚气，有时候走路还容易打滑，反而穿着以松木或竹片削成的木屐，脚板会干爽舒服些。木屐的板底有两个突出的支点，能吃稳路面的泥巴，不打滑。在南方这种湿气重的村庄，穿木屐走路是很享受的。当木屐在沙面路踩踏时，那种沙沙的响声听起来让人心里舒服；当木屐踩在“吃”饱了水的泥路上时，落脚时，木屐会响起一声娇娇的“哧”声，抬脚时，木屐从泥路抽起的瞬间会响起脆脆的“嗒”声，脚起脚落就有一串优美动听的“哧——嗒——

花一样的村庄



哧——嗒——”声，即使是单独走路，有这声音相伴也不会觉得寂寞。弄泥细心留意过，布包老师穿木屐走路发出的响声特别好听。可能是因为他的脚瘦小、轻便，相比之下木屐过重，他在落脚时控制力就没那么好，往往在落脚时木屐会重重地拍落在地上，发出的不是轻轻的“哧”声，而是比较重的“扑”或“啪”声，当他抬脚提起屐时，速度要比别人慢一些，所以“嗒”声就没有那么短促，而是被拉长成“嗒——嗒——”两声，前声轻后声重，如此听来，他的脚步声就是“扑——嗒——嗒——”或“啪——嗒——嗒——”。在大车，估计能听出这种不同于别人的脚步声的也只有弄泥了。当弄泥把这个特别的脚步声告诉布包老师时，他惊喜地看着弄泥很久很久。就因为这，他认定弄泥与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感觉弄泥有着超乎常人的观察力，所以他也认定弄泥必定能理解那些村谣美得像花一样的意境。弄泥既欢喜又惊恐，欢喜的是能得到布包老师的特别关注，惊恐的是布包老师对她所寄予的这份期望实在是过于沉重，她感到压力很大，生怕将来让他失望。所以只要布包老师多看她一眼她就想逃跑。

布包老师把哈昼®的时间都用来在村头和田野间游荡。他不用操心家务事，因为他有一个既贤惠又勤劳的